

百姓茶座

人间烟火满格时

杨 涵

周末清晨,我如往常般瘫在懒人椅上玩手机,父亲过来说:“走,逛菜场去!”“现在买菜谁还去菜场啊?”我晃了晃外卖App,“喏,半小时送货上门。”

“线上买的茄子能掐出水来?”在父亲的催促下,我不情愿地出了门。

7点半的菜场人声鼎沸,摊主的叫卖声、顾客的讲价声混杂着收钱的叮咚声,就像炸开了锅。与之相对的,是手机信号变得格外微弱,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视频播放的进度条艰难移动。

“尝尝这个。”此时,父亲已经在旁边的摊位给我买了碗红枣银耳羹当早饭。甜香裹着热气扑鼻而来,“趁热喝,现熬的红枣银耳,比外卖平台上的强多了”。甜糯的口感迅速让胃里变得暖暖的,幸福感一下子弥漫开来。兜里手机不间断地传来消息振动声,我第一次没立即掏出来。望着碗底沉睡的银耳,我忽地想起《东京梦华录》里汴梁的早市,原来800年前的甜香与今晨并无二致。

“师傅,今天肋排可新鲜了。”肉摊老陈抡起斩骨刀,招呼声伴着案板震颤的余音。铁钩下悬着的彩条布,被经年的油渍渲染成了一幅抽象画。我突然明白,那些App上显示的“24小时冷链”,终究冻不住晨光里跳动的鲜活。

转角飘来熟食店的卤香,系着靛蓝围裙的余阿姨刀尖游走,酱肘子应声被分成薄片。她拿起一片递给我尝,衣服上那串银饰随着身体的摆动叮当作响,听起来竟比手机上任何一首白噪音都灵动百倍。

“发什么呆?”父亲猛地拽住我胳膊。身后有两尾鲫鱼从水池里跃出,摊主踉着人字拖追了过来。“你瞧这鱼多精神!”他拉着大嗓门说道。

提着一篮子菜往外走时,父亲在花卉区停下来,青瓷盆里的青苔还沾着晨露,老板正在给百合花修剪枝叶。“带一盆文竹回去吧。”父亲说,“你们年轻人电脑边应该摆点活物。”

暮色初临时,厨房飘来排骨的醇香。我摩挲着文竹的叶脉,看夕照给阳台镀上金箔。那些曾让我沉迷的满格信号,此刻都成了苍白的虚线。原来人间至美的信号,从来不在冰冷的玻璃屏幕里,而是躺在沾满鱼鳞的案板上,飘在现磨芝麻酱的香气中,落在活鸡扑棱时扬起的毛絮里,更蛰伏在父亲哼唱的曲调间。这气息是活的,带着体温的,让我的感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盈,这些“信号”等待着每个低头族放下手机,重新连接起与真实世界的波段。

(作者来自上海海洋石油局)

可爱的同事

云端师徒

张先鋒

青岛的夜幕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的。焦文杰盯着屏幕上闪烁的警示灯,指尖悬在鼠标上迟迟不敢落下。深夜1点的运维中心机房里,服务器的嗡鸣裹着烦躁漫过来,他对着蓝牙耳机低声喊:“罗老师,大屏电源监控系统又跳错了。”

耳机里传来键盘敲击声,夹杂着轻微的电流杂音。师傅罗鑫的声音透过降噪麦克风传来时,总带着点金属质感的冷静:“调日志回溯,看15分钟前UPS的波形图。”

焦文杰点开运维平台的时序数据库,密密麻麻的蓝色曲线在屏幕上堆叠成乱麻。接手三个月了,他还是摸不透这些数据流的脾气。正对着某段突然陡降的曲线发怔时,眼前的界面突然弹出个共享窗口——师傅正远程操控着他的鼠标,光标在波形图上圈出个不起眼的尖峰。

“看到这个毛刺儿没?”罗鑫的鼠标在屏幕角落画了个笑脸,“老机房的UPS老了,就像人打哈欠,总会打个一下。”

焦文杰嘿嘿笑出声,紧绷的肩膀松了松。自从参加工作以来,他就在经纬公司中原测控青岛运维项目部负责网络运维,而师傅罗鑫却远在河南濮阳的中心基地,至今没见过几面,成为师徒那天他们就知道,带教基本全靠云端连线。起初,焦文杰觉得隔着屏幕学不到真东西,直到那次暴雨致机房线路瘫痪,师傅隔着700多公里远程指导他搭建临时局域网。

“把警示阈值调宽百分之五,加个延迟触发机制。”罗鑫的光标在配置界面游走,“记住,系统要比你想象的更懂变通。”

焦文杰按步骤修改参数,忽然发现共享窗口里多了个小方框——是师傅那边的监控画面。晨光正透过窗户斜切进办公室,他看见师傅严肃的脸上带着疲惫,眼睛里充满血丝。

“明天带你来认认服务器的‘脾气’。”罗鑫突然说。光标在屏幕上画了个箭头,指向监控画面里的日历——上面圈着焦文杰入职当天的日期,旁边用马克笔写着“小熊的第一堂运维课”。

窗外,天渐渐亮了,机房的嗡鸣似乎也温柔了些。焦文杰看着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突然觉得那些冰冷的曲线里,藏着某种温热的东西,正顺着网线,一点一点涌进心里。

(作者来自经纬公司)

奋斗ing

和钢铁谈一场恋爱

唐 甜

沙漠的月光成了最好的见证者。

每晚8点,集装箱板房里总会准时亮起台灯,任兰东用粉笔在铁皮墙上画出焊缝轨迹,库玛便举着焊枪空练手势。阿拉伯语的焊接术语与山东方言在沙枣花的香气中碰撞,焊道余温未散的钢板被当作教学模具,连营地厨师都记住了这对师徒特殊的“夜课时间”。

两个月后,当库玛焊出首道平整如镜的对接焊缝时,任兰东将焊工证拍在他胸前:“你小子,把钢板追到手了,明天就能办理入职手续,可以成为一名正式焊工。”

真正的考验随着工艺管道施工接踵而至。夏季的热风吹起的沙尘暴,将焊接合格率一度降至外方总包单位要求的临界点。库玛发现师傅常在凌晨独自检查焊口,放大镜沿着管壁缓慢移动的身影,像极了沙漠里寻找水源的骆驼。

“氩弧焊不是绣花,可比绣花还要细致。”任兰东教他听声辨气的绝活儿,优质焊缝的冷却声该是“沙沙”如细雨,若是“噼啪”作响定有气孔在作祟。师徒俩在管廊上反复试

去年盛夏的一个闷热黄昏,项目部焊接班班长任兰东和翻译乘坐库玛的出租车前往当地人才市场招收焊工,得知情况的库玛当时就表达了从事焊工的想法。首次招聘考试时,库玛因焊接理论知识未过关没能被录用,但他焊枪操作稳定的特点,却给任兰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为了能当焊工,库玛常来项目部找任兰东,自此开启了自己与这位东方焊接高手的不解之缘。

当库玛第六次捧着饅饼守候在焊接工棚旁边时,任兰东放下焊枪,指着地上扭曲的试焊钢板笑道:“想学焊接,得先和钢板谈恋爱。”

弄弦人

母亲的菜园

刘 鑫

母亲退休后,为了让全家人能吃上新鲜的蔬菜,在门口的宅基地上整理出了一个小菜园。一个个菜畦,大小不一,都是根据家人的喜好定夺。

对母亲而言,菜地里永远都有忙不完的活儿。每天一大早,她就开始在小菜园里忙碌了,一会儿松松土,一会儿施肥肥,一双手上布满了老茧,鞋上也沾满了泥土。傍晚气温低时,母亲就用塑料布把小菜园的蔬菜盖好,细心地用土压实每一个边角,左看看右看看才放心回家。

撒种子前需要平整菜畦,母亲的眼睛完全可以充当水平测量仪。“娘,种个菜而已,我看已经平整了。”母亲却很认真地说:“现在偷懒,浇水时低的地方被泡死,高的地方干死,就吃不上菜了。”种菜还真是大有学问。

别看这块菜地不大,却有着吃不完的菜。黄瓜、豆角、芸豆,是需要架起来的。成型的菜架,像一座灵动的艺术品,因为巧妙的组合,狂风暴雨也奈何不了。母亲的勤劳加上热爱,种什么都会有收获。

小菜园里的菜只有一小部分被我们自己吃掉了,其余大部分被母亲分给了左邻右舍,亲戚朋友来串门,也没有空手回去的。看到大家的笑容,我明白收获是喜悦的,分享收获是幸福的。

每次轮休回到家,母亲都会从菜园子里摘下新鲜的蔬菜,做满满一桌子原汁原味的佳肴。我家俩娃异口同声地说:“还是奶奶种的菜好吃!”每到这时,母亲的脸上便堆满了开心的笑容。饭后,我们还去菜园自采自摘,高高兴兴带回家。

母亲的菜园,那些用爱种下的蔬菜,收获的也是满园的爱。

(作者来自天然气分公司)

老机器“焕青春”

揉进石油的光阴

张 文 胜 李 琳

9月初的傍晚,大漠的斜阳溜进了10平方米的小餐厅里,空气中弥漫着饭菜的清香。西北油田雅克拉克气厂巴什托集油站的晚餐准备开始,寥寥大漠中的烟火总是让人动容。

“李主管,压面机不动了。”一个洪亮的嗓音划破后厨的井然有序。闻声,刚从站上升来的代运行主管李新有三步并作两步冲到机器前,机子的金属部件发出了“咯噔”声,像匹突然瘸腿的老马发出的哀嚎。

“今儿晚上的拉面怕是吃不到了。”嘈杂的人群中有人小声嘀咕。李新有黝黑的脸上,眉头拧成了“川”字。他屏息端详了会儿机器,抹了把额上的汗水:“是轴承散了。”笃定的声音沉稳得像戈壁滩上的胡杨。

“新机2000多块——”不知道是谁手快,在购物软件上翻找到了压面机的价格。“小万,拿工具来。”李新有洪亮的声音穿破躁动不安,他决定召集工友们自己修。在巴什托集油站,大到大型机组保养、设备设施维修,小到挖沟接线,这支精干的队伍总能把活儿干得漂亮。

巴什托集油站位于西北边陲新疆喀什巴楚县内幅员辽阔的沙漠腹地,700公里外是厂部,3000公里外是家乡。这支由20多个北方汉子组成的采油队伍,一碗拉面最解乡愁。这不,核心工具——这台服役了20多年的“老伙计”歇了菜,真是“意难平”。

“试机!”开关按下,压面机发出久违的规律嗡嗡。李新有抓起面团往辊筒间一送,面皮流畅吐出,人群中爆发出雀跃的欢呼。

那晚,这一碗碗热腾腾的拉面,吃得格外香。

(作者来自西北油田)

探寻绿意

孙宗奎 摄

